

[苏联] 阿·托尔斯泰

# 苦难的历程

下

Хождение по мука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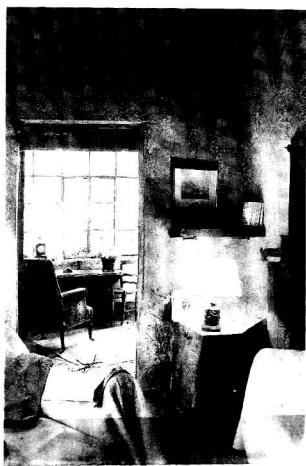
Хождение по мукам

北京燕山出版社

[苏联] 阿·托尔斯泰

# 苦难的历程<sub>下</sub>

徐立贞 / 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苦难的历程 / (苏)托尔斯泰(Tolstoy, A. N.)著;徐立贞译.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1

ISBN 7-5402-1518-6

I. 苦… II. ①托… ②徐… III. 长篇小说-俄罗斯-现代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4855 号

责任编辑:李剑波

## 苦难的历程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mm 大 32 开本 33 印张 888 千字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5.00 元

## 第九章

白匪志愿军所谓的“第二次库班战役”，在攻占了托尔戈伐亚车站之后，便转入了进攻阶段。攻占这一关键的铁路交通枢纽其意义重大，因为它的攻克切断了北部高加索地区与俄罗斯的联系。六月十日，白匪志愿军动用了九千名步兵和骑兵部队，在邓尼金将军统一指挥调动下，分成四个纵队包围了托尔戈伐亚。

邓尼金随同特罗士杜夫斯基纵队出发。当时形势万分危机。大家都知道，这场进攻的成败，将决定双方军队的生死存亡。特罗士杜夫斯基的士兵冒着猛烈的炮火，在惟一的一门榴弹炮发射散弹的掩护下，冲进叶果尔列克河去强行渡江。纵队的上尉团长土尔古尔，在纵队前面率先像皮球似的滚进了水中，一边呛着水，还一边咒骂着。红军进行了顽强抵抗，但由于缺少经验，没有能冲破老奸巨猾的白匪们的包围圈。部队前哨被歼灭了，南边被鲍罗夫斯基纵队，东边被艾尔奇里的骑兵给重重包围了。被打得溃不成军的红军，带着庞大的辎重队，放弃了托尔戈伐亚，撤向北方。但在沙勃里耶夫斯卡附近，他们的退路又被马尔考夫的纵队给切断了。白匪志愿军夺取了全面的胜利。艾尔奇里哥萨克骑兵中队在草原上横冲直闯，砍杀逃亡者，抓俘虏，抢劫辎重车。

天已近黄昏。战斗平息下来。邓尼金将健壮的手臂背在身后，脸色通红，皱着眉头，在火车站的月台上来回踱着方步。士官生们像刚经历过死亡危险而平安逃脱的人那般开着玩笑，相互哄笑着，扛着装满沙石的沙袋往敞开的平板车箱上堆放，往自己改装的铁甲列车上面安放着机关枪。间或传来一两声炮响，震颤着空气，这是从北边的沙勃里耶夫斯卡红军的一列装甲列车上射过来的炮弹。最后一枚炮弹落到了横架曼尼奇河的大桥附近，当时，马尔考夫将军正骑着马在那里巡视。他在两个昼夜里既没有睡过

觉、吃过什么东西，也没抽过烟。让他之所以这样恼火的原因是沙勃里耶夫斯卡的攻克并没有按他所预想的那样轻而易举。占据那个车站的是一支装备着大炮和装甲车实力雄厚的纵队。从昨天十一点到今天一整天，他的包抄纵队攻得很英勇，但并没有成效。他那惯有的好运，这次并没有来光顾他。军队损失惨重。只是到了傍晚，占领沙勃里耶夫斯卡的布尔什维克眼看着大势已去，才放弃了抵抗而撤走了。

他从马上微微欠下身子，辨认着地面上几具模糊的躯体。他们按着死神袭击时留下的样子，僵硬地凝固在那里。这些都是他手下的军官，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能抵得上一个排的实力。只因为他头脑某个神经的一时迟钝和疏忽，便使得他手下上百名最优秀的战士被打死或身负了重伤。

他听到了一声呻吟，这是一声仿佛从一场可怕的噩梦中苏醒过来的、一个人的沉重的叹息和一种咕咕仿佛沸腾的声音。在靠近桥边的战壕里，一个军官站起来，但马上又倒了下去，肚子贴到了胸墙上。他咳嗽着，挣扎着，艰难地拖着腿，他终于爬到了外面，在即将消逝的最后的一抹晚霞中，望着那颗已升上天空的又大又亮的星。他摇了摇剃光的头，呻吟着，一瘸一拐地向前走着，看见了马尔考夫将军。他敬了一个礼，放下手。

“报告阁下，我受伤了。”

“我看出来了。”

“我的后背中弹了。”

“太可惜了……”

“我是被身后一只瞄向我脑袋的手枪发射的子弹给射中的，志愿兵华列林·奥诺里企图将我枪毙。”

“你贵姓？”马尔考夫严厉地问了一句。

“罗欣中校。”

就在这一刹那间，那门六英寸安装在向北方撤退的红军铁甲列车上面的大炮发射出了最后的一枚炸弹。炸弹带着刺耳的呼啸



沿着黑暗的草原穿行着。将军那匹灰黄色的马惊慌失措地竖起了耳朵，向下面蹲下去。只见一颗炸弹在空中一蹿，便在离马尔考夫五步远的地方爆炸了。

当硝烟和尘土渐渐散去，被炸弹抛到一边的罗欣看见了那匹倒在地上的灰黄色的马，在空中胡乱地踢着脚，旁边仰面倒着一具矮小的、已没了呼吸的尸体。罗欣如梦方醒大声呼喊起来：

“担架兵！马尔考夫将军阵亡了！”

在占领托尔戈伐亚以后，白匪志愿兵的进攻方向转向北方的维利珂尼亚日斯卡雅。其目的有两个：一是协助克拉斯诺夫统领清剿萨尔斯克区域的布尔什维克；另一个目的是巩固后方，避免遭受来自察里津的进攻。维利珂尼亚日斯卡雅没用多大的伤亡便攻下来了。但是胜利并没有继续得到发展，因为在一次夜战中，布琼尼的骑兵部队击退并打垮了艾尔奇里的哥萨克军团，并阻止了他们强行横渡曼尼奇河。

在紧靠着火车站的附近，第一辆白匪志愿军的装甲列车险遭噩运。当时有人发现一辆挂着白旗的机车迎面开过来，便以为是停战军使的车，于是停止了射击，但是机车头非但没有减速，反而加快了车速，不断响着汽笛，飞一样地俯冲过来。就在最后的那一刹那，装甲列车上的人才识破了阴谋，朝着它的车轮挡板放了几枪，但相撞已经无法避免了，一辆平板车撞坏了，那辆装满了汽油、装着炸弹的火车头也滚到了一边。在长达几分钟的时间里，整个战场作战双方都对这幅只有在美国电影中才能见到的惊险镜头产生了兴趣。

在把这个区域交付给顿河地方当局管理，并把肃清当地布尔什维克的任务交给哥萨克部落的军队以后，邓尼金又调头向南，去攻占最重要的铁路交通枢纽齐霍列茨克。它是连接顿河与库班、黑海与里海的重要通道。他是冒着极大的风险进军的。途中要经过两个比较大的村落——比沙诺考普斯考依和贝拉雅·格林纳。

这两个村落都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发源地。它们都在抓紧时间抢修工事。卡尔宁的军队则在齐霍列茨克郊区热火朝天地挖战壕。索罗金的军队在这一阶段也从恐慌中镇定下来，开始向西边推进。在曼尼奇河被打垮的红军部队，已被重新整编，从后方调转头来参加进攻。许多村寨都输送了后备军。

邓尼金所期盼的只有一点：敌人的行动不能相互配合。但这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日益改变。所以他十分焦急。在有些地方，他不得不亲自前去鼓舞那些躺在田地里，已疲惫不堪的军队。步兵只好改用大车来运输。担当军队开路先锋的，还是那辆改装过的装甲列车。

在比沙诺考普斯考依村，所有的居民都与红军战士一起并肩战斗。这么猛烈的抵抗是白匪志愿军还从没有见过的。从清晨到深夜，草原被隆隆炮火震得颤抖不已。鲍罗夫斯基和特罗士杜夫斯基的团队，曾两次被村子的反攻打退了。红军直到看到自己已被团团包围，在不明了自己的实力和敌人下一步的意图之后，才带着全体村民，不剩一人地撤出了村庄。目前所有的部队和所有的难民队伍都已聚到了贝拉雅·格林纳村庄。

村子的中心驻扎着已补充了一万名民兵的德米特里·希莱斯特“铁师”。所有的男人都被应召入伍了。通往村子里的入口都修筑了工事。人们第一次认识到了组织性及战略的意义。在召开的战斗动员会上，号召大家不获全胜，就战死沙场。

可什么都无助于事。敌人精通战术，知道如何运用科学去对付英勇和无畏。他们把每一个细微的行动细节都策划好了，并像下棋那般地按招数在棋盘上推进，又总会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敌人的后方。说实话，白匪开始时进攻得也并不顺利。指挥特罗士杜夫斯基纵队的席勃拉克上校，趁着黑夜把一支分队带到了红军前沿阵地驻守的村寨。交火后，他勇猛地向前方进攻，被枪火击中阵亡了。特罗士杜夫斯基的人被打退，匍匐在地上。但在早晨九点钟时，柯契普夫率领着科尔尼洛夫军团和特罗士杜夫斯基的一个

骑兵团及一辆装甲车，从南边攻进了村子。巷战开始了，红军发觉已被敌人包围便乱了阵营。装甲车冲进了人群中。草屋顶纷纷被点燃起火。牛群和马匹在火海、枪声和呼嚎中横冲直撞着……

希莱斯特的“铁师”只好沿着惟一的一条退路撤退。然而，在铁道信号房的旁边，邓尼金正骑马等在那里。他把手对准嘴唇成喇叭形怒气冲冲地叫骂着，下命令切断逃亡者的退路——在铁军残余部队后面是游击队员和全村的居民。艾尔奇里的骑兵正在这些人后方穷追不舍。连总司令的卫队也急不可耐地抽出军刀骑马前去砍杀。参谋部的军官们也骑马绕圈地像追赶野兽那般地冲了过去，劈头盖脑地冲着人头和后背猛砍。邓尼金独自一人留下来。摘下军帽扇着过分激动的脸。这次胜利清除了他通往齐霍列茨克和叶加特林堡的障碍。

黄昏，村子的院落里响起了短促的排枪声，这是特罗士杜夫斯基的手下在枪毙红军俘虏，为席勃拉克报仇。邓尼金在满屋子都是苍蝇的一间农舍里喝着茶。尽管夜里很闷热，可是他那件缝着宽肩章的厚军装的扣子，却一直系到了脖子的上方。每当排枪过后，他都要向玻璃破碎了的窗子转身望一望，用捏成一团的手帕去擦擦前额和鼻子的两旁。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亲爱的。”他对自己的副官说，“请把特罗士杜夫斯基叫到这里来。这样干可不行。”

副官撞响了马刺，直挺挺地敬了一个礼，转身走了出去。邓尼金开始把茶炊里的水灌进水壶里。新的排枪声更近地响起来，震得玻璃窗都嗡嗡直响。黑暗中有人在鸣——鸣——鸣地嚎着。他手中的开水连同水壶口的开水一起溢到了旁边。安东·伊万诺维奇一边盖着水壶盖，一边“唉——唉——唉”地小声叨咕了一句。门猛地被推开了。一个脸色像死人那般惨白、三十岁左右的人走进来，身上穿着一件皱巴巴的弗兰奇军装，上面钉着一副软绵绵的同样皱巴巴的将军肩章。煤油灯昏暗的灯光映在他的夹鼻镜片上。他四方的下巴里面的肉凹里，尽里短胡须，向前方突出着，凹



陷的两腮在一动一动地抽搐。他停到门口。邓尼金沉重地从长凳上站起来，迎向他伸出了手。

“米哈依尔·格利高里耶维奇，您想喝点茶水吗？”

“十分感谢。只是我没有时间。”

他就是特罗士杜夫斯基，最近刚刚被提升为将军。他很清楚为什么总指挥要召见他。他像以往那样竭力强忍着暴躁与盛怒，低着头，眼睛斜视着旁边，等待指挥发问。

“米哈依尔·格利高里耶维奇，我想和你讲讲关于毙人的问题，亲爱的……”

“我没有力量去控制我的军官。”特罗士杜夫斯基脸色更加惨白，用近乎歇斯底里的声调恶狠狠地高声吼道，“阁下大人，您也清楚席勃拉克上校被布尔什维克野蛮地给折磨死了。足足有三十五个军官啊！……是我从罗马带回来的。……他们都被折磨得不成样子……布尔什维克在打死和折磨所有的人。……是的，所有的人。”（他中断了话，急促地喘息着。）“我不能容忍……我拒绝您的建议。……您要是反对，我就打报告，我十分高兴去当一名士兵。”

“唉——唉——唉，”邓尼金说，“米哈依尔·格利高里耶维奇不能这般神经质。打报告有什么用啊。请您理解，米哈依尔·格利高里耶维奇，枪毙俘虏，只能使敌人更加顽强地抵抗。关于枪毙俘虏的事会传得沸沸扬扬的。为什么我们要去做不利于自己军队的事情呢？你同意我的意见了吗？难道我说得不对吗？”（特罗士杜夫斯基默默不语。）“回去向你的军官们解释一下，不要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是，长官。”特罗士杜夫斯基返身走了出去，把门重重地一摔。

邓尼金摇了半天头，又对着茶杯沉思了许久。远处传来了最后的一声排枪，深夜终于沉寂了下来。

在进攻齐霍列茨克的作战计划中，需要把军队布防到方圆六十俄里的地区周围。这样就必须肃清这片区域中那分散的敌军和

游击队。这项任务交给了年轻的鲍罗夫斯基将军。他在两天的时间里疾驶了一百里。边战边推进，占领了周边的村寨。这种在国内战争史上首次采用的战术，被称为“袭击”敌后。

白匪志愿军便畅通无阻地展开了阵势。六月三十日，邓尼金下达了一个简短的命令：“明天，七月一日，要攻占齐霍列茨克火车站，彻底消灭集结在契尔诺夫斯卡雅至齐霍列茨克之间的敌人。”深夜里，各纵队便以宽阔的阵势以环面包围了齐霍列茨克。布尔什维克经过短短的交锋后，就从筑好的工事中主动撤离了。

这里已经没有一周前的那种顽强抵抗了。贝拉雅·格林纳的陷落，让军心沮丧，阻挡了索罗金的攻势。上千人在浴血作战中的牺牲，都枉废了心机。敌人如同机械般运行得那样精确。在人们的臆想中，把白匪志愿军的实力夸大了足有十倍那样多。大家都谣传说全国加入白匪志愿军的人数多得如同云彩，又传说士官生们对任何人都不宽恕。只要他们剿清一个地方后，德国人便立即去占领。卡尔宁这个指挥齐霍列茨克军团的总指挥，像瘫了似的一动不动地坐在齐霍列茨克火车站的一节火车厢里。当他看见一大帮邓尼金的军队从四面八方涌上来时，他便丧失了信心，下令撤退了。

上午九点，战斗平息下来。红军撤进一个半圆形的工事中。卡尔宁关紧了房门，躺下想休息一下，自以为今天不会再有战事。然而白匪志愿军却在稠密的麦地的掩护下，悄悄从远处向敌人包围过来。中午，他们的两端汇合在一起，从南方向后方阵地上进攻。科尔尼洛夫团扑向火车站，没有丝毫伤亡，便占据了它。铁路员工都藏了起来。卡尔宁消失了——火车厢里只剩下了被遗弃的军帽和大皮靴子。在隔壁的一节车厢中，发现了他的参谋长斯维列夫上校。他从前曾在沙皇军队里面的参谋总部队服役。他躺在地上，头盖骨都被打碎了。他的妻子头上蒙着一条披肩，俯在行军床上，中弹的胸脯还在微弱地喘着气。

在这之后，白匪志愿军所能干的只有把这些已失去了指挥，失

去了供应基地和退路的红军钳住就成了。直到晚上，他们一直用大炮和机关枪向这支队伍猛扫，人们在半圆形的工事里乱窜，凶残的魔鬼们把军刀向他们的脸和背上砍去。被打得懵头转向的人们冲出了战壕，用刺刀去拼，可周围等待他们的却是死神。傍晚，柯契普夫把惟一通往北方的生路也截断了，并用炮火和冷武器去歼灭企图冲向铁路线的红军部队。天黑时分，在稠密的麦地里，红军和白军双方混战到了一起。指挥员们个个像庄稼里的鹌鹑奔跑着，一遍又一遍地召集军官们投入到新的战斗里。在一个地方的战壕里刺刀挂起了一块白布。柯契普夫和他的军官们急忙策马奔过去，迎面而来的竟是一排枪声和最后的诅咒。他弯下身子靠着马脖子疾驶着前去杀人，总司令曾下过命令不让枪毙俘虏，可是并没有人下命令要活捉俘虏啊。

第二天早晨，邓尼金步行环视着战场。不管往什么地方放眼望去，所见到的都是一片片蹂躏倒伏的小麦。老鹰在晴朗的蓝天上盘旋着。邓尼金又望了望蜿蜒在田地上面、穿过古老的山岗和峡谷之间的战壕曲线。从它们里面到处吊着或露着胳膊、腿及僵硬了的头，那些尸体就像袋子一样地堆在那里。他内心突然涌上来一种抒情的感伤情怀，便把脸半转过去，好让副官骑马过来。他对副官沉思着说：

“看，这不都是俄国人吗。太可怕了。哪有圆满的欢乐呀。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

胜利是圆满的。卡尔宁的三万军队被歼灭、击溃、赶走。只有七列红军的列车来得及逃到叶加特林堡。索罗金的军队被切断了联系。红军的零散部队——阿尔玛维尔地区的东路支队和沿海的达曼支队也被击溃冲散了。邓尼金的大军缴获了大批的战利品：有三列装甲列车、几辆装甲汽车、五十门炮、一架飞机，以及几列火车的步枪、机关枪、炮弹及大批的军用物资。

这次胜利的影响很广泛。克拉斯诺夫统领在诺沃契尔卡斯克大教堂举行了盛大的祈祷，并在军队面前做了发言，其措词一点儿

也不比他的密友威廉皇帝的差。尽管三周内邓尼金大军损失了四分之一的军队,然而在七月初里,来自乌克兰、诺沃罗西亚地区及俄罗斯腹部地区的充军人流却络绎不绝,人员扩大了两倍。而且他们首次采用了改编红军俘虏的做法。

经过两天的休整,邓尼金把军队分成了三个纵队,向三个方向上展开了大规模的攻势。向西,进攻索罗金的军队;向东,进攻阿尔玛维尔的军队;向南,进攻卡尔宁的残余部队。他们是庇护叶加特林堡的屏障,其任务主要是剿清通往叶加特林堡的一切后顾之忧,肃清后方。这一切都是根据最高军事科学原理而精心筹划安排的。邓尼金只是没有掌握好一个惟一的、但却是十分重要的情况:就是他所面对的不只是一个实力和武器可以估计和衡量的军队,他所面对的是武装起来的人民,这可是一种无法比拟的力量。他还没能掌握另一种情况,就是在他步步取得胜利的同时,人民的军队对敌人的憎恨与内部的团结却与日俱增。以往那种暴风雨般的大会、随意撤换不顺人意的指挥员、与表决方式来决定进攻的等等情况,已经过去了。替代它们的是一种新的、尽管还很粗犷,但却在日益增强的国内战争的纪律。

一切仿佛都在表明胜利的轻而易举和快捷。侦察员们送来情报说,惊慌失措的索罗金军队正在库班后面向叶加特林堡退去。但这已不能让人信服。侦察员们错了。在库班后面逃窜的只是少数的开小差的逃兵、零散部队和坐大车出逃的难民。拥有三万人的索罗金大军,在清除了不适应作战的人员后,战斗力得到很大提高,变得凶悍起来。他们放弃了跟德军作战的马泰斯克。红军期盼着跟邓尼金白匪军在广阔的田野里来一场面对面地遭遇战。其结果,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邓尼金大军,在很快到来的近十天的与索罗金大军浴血奋战中,竟险些没有遭到全军覆没的噩运。

索罗金以拿破仑的傲慢,对库班黑海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质问答复说:“我不需要什么动员宣传。邓尼金匪帮正在替我宣传鼓动。我的军队以史无前例的英勇善战,势必清除反革命分子的一

切障碍。”在与邓尼金交战的最初几天里，索罗金仿佛从沉醉的状态中猛然惊醒了。他阻止了军队中的恐慌情绪。他昼夜不停地坐火车、轨道车或骑马前去巡视前线。他视察军队，并亲自在前线枪毙了两个在当前局势下萎靡不振表现消极的军官。他挺直身子站在马镫上，用下流的话去咒骂人民的敌人。他歪着嘴，满嘴喷着吐沫星子地骂着，惹得那些个红军战士，都像一群水牛被牛蝇群咬得那般地怒吼着不断打断他。他强化了军事法庭的工作和特工部门，提出丢失枪支要执行枪决的刑法，并向全军发出如下命令：“指战员们！全世界的劳动人民把希望都寄托到了你们的身上。他们对你们能怒目切齿，挺起胸膛，迈着大步，迎接历史性的血红的朝阳表示由衷的、至高无上的敬意。那些寄生虫、可怜的爬虫们，邓尼金匪帮和形形色色的反革命混蛋们，都应该用炮火和子弹统统消灭。和平属于劳动人民。剥削者必将灭亡，世界革命万岁！”

他带着满腔热忱和激动亲自草拟了这份命令。它们在连队一级的军队被高声宣布。乌克兰的农民、顿河的矿工、高加索军队的前线士兵、哥萨克中的外乡人——所有的各式各样的、破破烂烂的、喧哗的、连魔鬼都不承认其生存地位的兄弟们，都着魔般如痴如醉地听着这些冠冕堂皇的话。

参谋长贝略考夫是一个学识渊博、富有军事谋略的人。他制定了一个作战计划，说确切一些，就是三万大军如何突破重围，强行横渡库班河的计划。这是参谋长个人的想法，他对军队与邓尼金交战后的结果，从不抱着好的幻想。他把渡河地点选在库伦涅夫斯卡雅火车站的附近（其位于齐霍列茨克与叶加特林堡之间）。这样在攻占库伦涅夫斯卡雅之后，就不难对付与南方主力切断了联系的特罗士杜夫斯基和卡柴诺维奇的纵队。之后再取道去叶加特林堡。再以后的事情，就只能让鬼来安排了。参谋长就是这样策划的。他所处的地位很微妙，他自始至终，不管是在睡着或醒着时都看不上红军，然而倒霉的命运却把他与布尔什维克联系到了一起。如果他落到那个他心中总是不平既嫉妒又羡慕的邓尼金手

里,那么他肯定是死路一条!可是在另一方面,如果他被索罗金怀疑缺乏革命热情,或对邓尼金没有刻骨仇恨,那他也是死路一条!他惟一的希望,其实也只是个幻想,就像当时所处时代中的发生的各种怪事情一样。他把期望都维系到了索罗金的狂妄的虚荣心上。对此还真可以赌上一把:全力支持索罗金称霸一方。然后吗,就让鬼去安排好了!

但不管怎么样,他还是全力以赴地作着进攻准备,往吉玛舍斯卡雅车站储备物资、军火弹药和饲料。他们卸下炮弹,一队一队的大车驶向草原。军队在吉玛舍斯卡雅地区的东南方向摆开了阵势,其目的是为了便于向库伦涅夫斯卡雅及维赛尔基同时展开进攻。

七月十五日清晨,红军野战炮向库伦涅夫斯卡雅开始了猛烈的炮击。一小时后,骑兵散兵线一伙一伙地向着村子和火车站发起冲锋。他们的军刀带着啸声,纷纷向士官生们砍下去,用马匹践踏他们。他们只俘虏那些早早就放下武器的人。步兵连夜急行军一到达库伦涅夫斯卡雅后,便立即组织抢挖工事。这一次他们再也不像在贝拉雅·格林纳那样挖半圆形的工事了,而是呈规范的椭圆形的工事。

苍白的太阳在团团的尘埃和炽热中升起。整个草原仿佛都陷入了运动的状态。到处奔驰着骑兵,步兵在匍匐着前进,架在炮车上的大炮,车轮声滚滚向前移动,遍地能听到咒骂、殴打、枪响、马匹的嘶鸣及沙哑的指挥员的嗓音。辎重队拖得长长的,一直连到了地平线。天酷热得像一座火炉。索罗金半路上丢开了参谋部,独自骑着一匹白色的大汗淋漓的公马,奔驰在各纵队之间。勤务员和传令兵带着他的命令像猎狗似的扑向战场各处。

他的帽子在疾驰时丢掉了,军装也扔到了一旁。他只穿着一件袖子高高挽到胳膊上方的紫红色绸衬衫,下身穿着一件蓝色的骑兵马裤,腰上紧紧地系着一条腰带。到处都能见到他被汗水和



灰尘弄得黑沉沉的脸，能看见他龇出的牙齿。他已经换了第三匹马了，正在巡视着炮兵阵地和战壕工事。那些步兵个个都像鼯鼠似的在挖掘着黑土。随后，他又奔向草原设暗哨的地方，奔向正在到达地点，并在装卸弹药的辎重队。他挥了一下马鞭，把指挥叫到跟前，从马鞍上探着身子，全身热气，令人生畏地瞪着狂怒的眼睛，听着他们的汇报。他仿佛如同一个巨大乐队的指挥，在即将奏响的战斗中试拨着琴弦的音响。在火车站，他把累得呼呼直喘的马拴到一边，跑进发报间。用腿把一具脑壳裂开的、肩上佩带着肩章的尸体踢到了一边。他急匆匆地扫视着电报稿的纸条，心里生起一种盛怒及醉态般的激动。原来，特罗士杜夫斯基和卡柴诺维奇的军队已离开了廷斯卡雅车站，前来应战了。

特罗士杜夫斯基的部队是乘着马车赶来的，他们的几百辆战车，沿着草原上漫天飞扬的滚滚热尘，整整行驶了一天。接任马尔考夫军团的现任指挥卡柴诺维奇，跟随炮兵一同乘火车率先到达了作战地点，于十六日凌晨，从火车上下来，便马上投入了攻击库伦涅夫斯卡雅的战斗。卡柴诺维奇将军站在铁路信号房的井架边，沉着地注视着没有枪声向前挺进的军官行列。他那干瘦文气十足的脸上蓄着有些斑白的长八字胡，下巴的胡子剪得短短的（就跟沙皇曾蓄过的那样）。他嘲弄般地干笑着，凝视着，俊俏的眼睛里透着一种女人发情时那般的冷漠。他对战斗的结局是那么的自信，竟连一分钟也不肯去等待特罗士杜夫斯基的部队。他和特罗士杜夫斯基这个病态般爱慕虚荣，又常因过分谨慎而贻误战机的人，暗中争夺战功。他酷爱战争，喜欢它的规模浩大的场面，战斗的音乐及夺得胜利后的那种巨大的虚荣。

太阳像巨大的圆球从远处的山岗上兴起，里面满含着七月酷热的狂躁，灼人的光辉猛射着布尔什维克的眼睛。机关枪打响了，炮弹的轰响掀碎了闷热的寂静。能看见敌人正用密集的队形冲出了战壕。马尔考夫团的士兵都冲在前面，没有一个人俯身去躲避子弹。迎着他们的是上千个匍匐前进的身躯。卡柴诺维奇把望远

镜对准了眼睛，感到十分奇怪：

“往同志们那边，来上三排炮！”他对坐在井边的电报员命令说。在路基隐蔽的两门炮开火了。炮弹在敌人的前沿阵地上像朵朵棉花似的爆炸了。躯体们乱蹿了一气，又重新整理了队形继续向前冲来。现在所有的阵地上都响彻起枪炮声。布尔什维克的大炮也总算怒吼起来。卡柴诺维奇令人不解地冷笑了一下，握着望远镜的小手颤抖起来。马尔考夫团队的士兵都俯到了地面上，匆忙地挖着掩体。他那张晒得黝黑的脸刷地变白了。他从井边儿跳起来，坐到了电话机的移动箱子旁边，接通了吉曼诺夫斯基将军。

“前沿倒下了。”他在电话筒里喊着，“无论如何，必须攻破敌人的左翼……每一分钟都是宝贵的！”

在铁路路基后面，属马尔考夫团的吉曼诺夫斯基的后备军也沿着斜坡冲上来了。他们一群群，一排排地冲过来，果敢而激动地消失在已经长得很高开始扬穗的麦地里。吉曼诺夫斯基年纪轻轻，脸色红润，总是笑嘻嘻地歪戴着帽子，身上穿着一件肮脏的亚麻布衬衫，上面钉着黑色的将军肩章。他提起了军刀向前沿阵地跑去。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布尔什维克仿佛被换了一批人似的，在他们本应该注定在劫难逃的时刻，却竟然脱身了。此刻，草原上到处都是他们向前冲锋的躯体。白匪志愿军的机关枪狂怒地扫射着，然而新的涌上来的敌人的怒涛，又替代了倒下去的人浪。

远处，在麦田的边沿地带，吉曼诺夫斯基的连队们手拿着刺刀，正在奔跑——一个，又是一个……卡柴诺维奇站在井台边，挺直了身子，紧张得像根琴弦。从望远镜狭小的镜头中，他看见马尔考夫团的士兵凶悍的后脑勺。多么令人紧张啊！倒下去了，又倒下去了！他的镜头在跟踪着奔跑的士兵，突然，他望见了张着大嘴，宽脸庞，戴着水兵帽子，赤裸的古铜色的胸脯……这是布尔什维克的水兵啊！……现在一切又都混到了一起，相互纠缠着，拼着刺刀。病态般的嘲笑，凝固在了卡柴诺维奇那优雅的唇线上……马尔考夫团没能坚持住。第一连残存的士兵跑到了麦地里，倒下

去。第二连又被打退了回来，卧到了地上。

于是他从井台上跳下来，敏捷地沿着田野跑过去。人们发现了他。他成功地总算让前沿又站了起来，大声喊着：“先生们！先生们！丢人哪！”他让他们短兵相接，但炮火是那么猛烈，伤亡太大了，于是他们不由得又伏倒在地。难道就这么输了吗？

上午九点钟，西方传来了特罗士杜夫斯基的大炮的轰鸣。一只装甲汽车如同一只灰色的乌龟在草原里出现了。特罗士杜夫斯基军团有条不紊地、从容不迫地展开了进攻。卡柴诺维奇的人从地上第三次爬起来冲锋。白匪志愿军正在采用宽阔的类似半月形的队形进攻。布尔什维克对这样的攻势看来是守不住的。

在布尔什维克的战壕之间出现了一个骑手。他疯狂地驱赶着马匹，手中挥动着寒光闪闪的马刀。他疾驶着冲上了山岗，勒住马。这个骑手身穿一件紫红色的衬衫，高挽着袖口，头向后仰着，他高声喊叫着，重又挥舞起军刀。一群群的骑手们奋不顾身地跃起，扑向了特罗士杜夫斯基正在进攻的军队中去。矮小暴躁的马匹紧贴着地皮飞驰着。枪声静下来。从老远就能听到马刀的呼啸声，人的尖叫声和马蹄的踩踏声。穿着紫红衬衫的骑士，冲下山岗，放开缰绳，率先疾驶着。扬起阵阵黑色的云团，把战场都给遮住了。特罗士杜夫斯基和马尔考夫的士兵，经不住骑兵的冲锋打击，纷纷逃跑。他们在基尔贝里溪边停下来，抢挖着战壕掩护起来。

伊万·依里奇从急救包里拿出绷带缠着自己的头，疼得直皱眉。

创伤不严重，没有伤着骨头，但疼痛难忍，仿佛脑子被翻个了那般地难受。他由于用力过多，全身瘫软，在绑完绷带后，竟仰卧在麦地上躺了好半天。

令人称奇的是，他竟听到了蟋蟀那平和的鸣叫，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这些眼睛看不见藏在地缝里的蟋蟀、南方夜空大